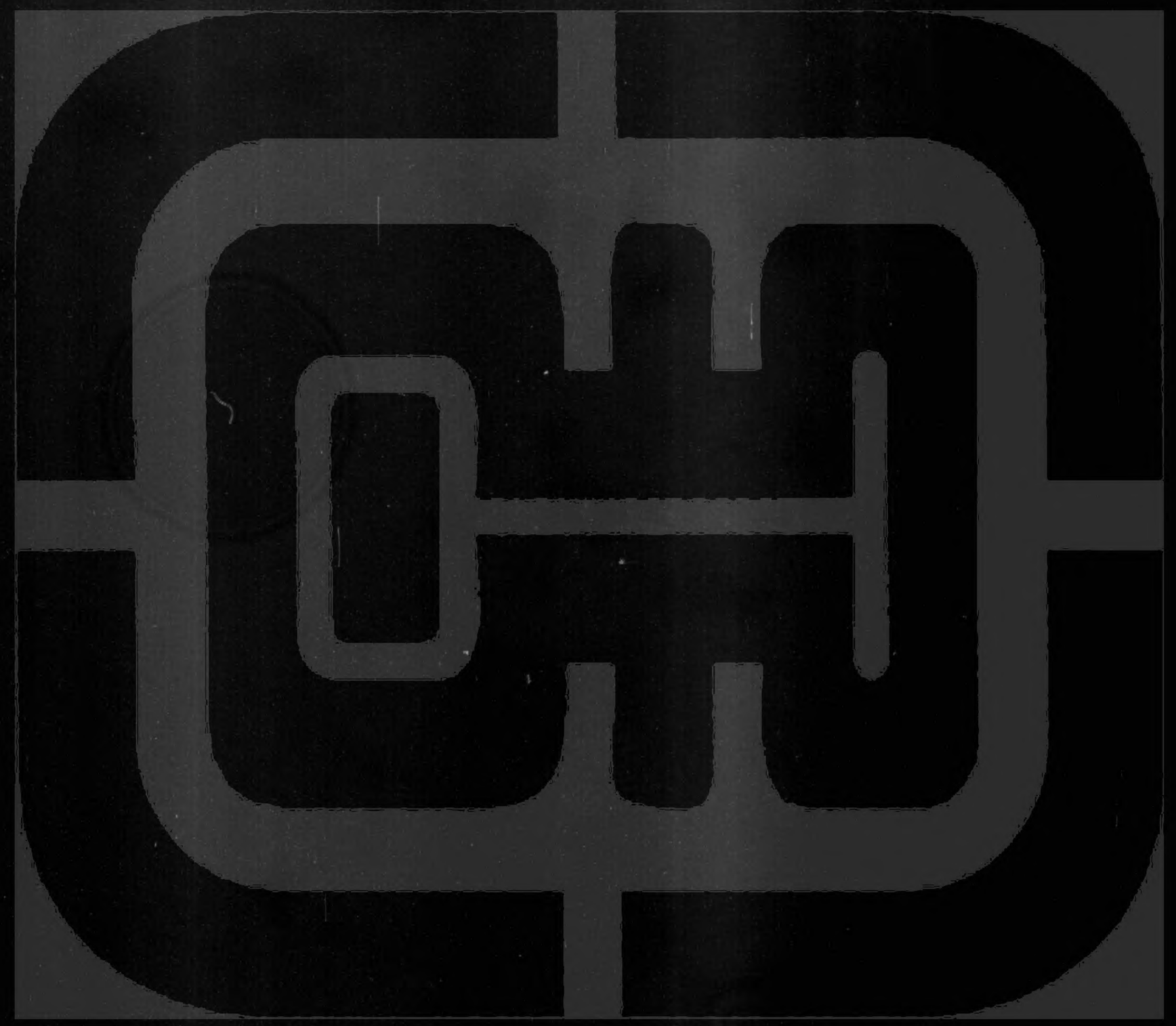


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三

芳春共十五卷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章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詳考之覆覆幬也閔憫也

也謂仁以覆閔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

旻閔也於天而求其閔下者必自覆幬上言之此解義之法也

○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

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書舜典傳亦曰仁覆閔

下謂之旻天亦無小註

怨慕也

怨者怨己之不得其親也慕謂慕於親也二字相因連○新安謂惟順於父母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己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怨慕二字同類故怨為怨己怨在己則所慕在親矣若怨親則無慕焉故新安之說未盡然也

○怨慕謂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必欲得其親而後已也正所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一說萬章謂然則舜怨乎蓋未達孟子之言怨者為怨己而誤以為怨親今觀萬章以喜而不忘對勞而不怨說此不怨正與不敢疾怨勞而不怨義同而孟子之答之直言舜不能不怨處所以發明其心者直在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一句然自便見得所怨非怨父母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條

口說當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能若是其愬然不介懷以為我但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矣孝子之心正以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果何罪以致之此其所以怨慕耳

○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自夕惟思惟其所以得罪於親之故

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爾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下此與下句正是一正一反說正見得舜未嘗自以為孝也若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則是自以為孝子之心初不若是恝曰我之竭力耕田其於子職已盡矣蓋父母之不我愛我必有罪以致之而猶未知耳○本註自責字即怨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條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畧蓋古聖賢說話正不必如此之拘拘於湊合然大意則是如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則又推其心以解之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即此數句想之乃知舜之怨慕正在耕歷之時及方登庸之初故不告而聚若五十時則親已底豫久矣○堯老而舜攝政分明是與舜共天下胥即共也遷之則盡轉而付之註相視也胥正訓相視字是足他意

○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條

○上條帝使其子至如窮人無所歸是以其迹言此則以其心言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而舜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何也誠以舜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故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人少則慕父母條

上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此則因贊其異於衆人如此也

五十而慕

註云言五十者舜攝位時年五十也蓋舜三十登庸歷試諸艱至五十是始命以攝政也○按書舜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通計舜年百有十歲也

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言非止慕到五十而止也然孟子乃止謂五十而慕何與蓋五十以後舜父母疑亦謝世矣或曰然則父母既死舜便不思慕及耶蓋非此之謂也此主父母生存而言耳然舜既五十而慕則事死如事生之念豈容自歇邪又曰終身慕可知○按書經舜方側微四岳舉舜曰瞽子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則釐降二女于嬀
汭盡是時瞽瞍已底豫矣又何嘗有不告而娶之事又何嘗有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事且既
不能安受堯之天下而獨安受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之奉
哉孟子疑於費辭而枉辯矣

按孟子議論如此使孔子得賓師之位而孟子佐之其所擬議
以進於孔子者必有為孔子所損益折衷而未必惟言是從也

萬章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齊風南山之詩云娶妻如之何理當告於父母然誠如此詩
之言則能盡此理者宜莫如舜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答之
若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也告則

為父母所沮而不得娶矣夫娶而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不可
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不免於見惡父母也與
其告而廢大倫以懟父母孰若以權行之既免於廢大倫且不
至懟父母是舜所以為孝而已是以寧不告也○弟欲殺之尚
且不怨豈有仇怨父母之理以懟父母本為見懟於父母也○
以懟父母非子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
耳

東陽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
有仇怨之心舜固非懟父母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按朱
註雖怨於父母謂為父母所讎怨也故云於父母而不云其父
母舊說皆誤也言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不之聽是廢人之大倫

而徒見怨於其父母耳如此則不如不告之為愈此正聖人之旁行不流處必父如瞽瞍子如大舜乃可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以雖怨於父母味簡於字是說舜必待告而後娶則決不得娶而徒見雖疾於父母耳而許氏誤認以為既廢大倫則雖子未免有雖怨父母之心信如其言則與所謂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一何悖哉而許氏又以人之常情言又云舜固非懟父母者前後之說支離覆護全無的見○一則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又一則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一為繼嗣一為男女大倫二說亦不同豈以不廢大倫正以為繼嗣耶○按孟子辯不告而娶等事雖無尚書之證予亦終以為疑何者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舜之心也推此心能忍於不告而娶乎有舜之孝無不底豫之親決不至於不得已而不告以娶此意難與泛泛談吐者語也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意謂帝以女妻其人亦當使其人之父母知也此疑誠是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依吳氏程作一句讀焉乃助語羨字言帝若告其父母則舜之父母必不喜其娶而有違言矣父母之違言一出則舜便不敢就而帝亦難於強之矣故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情理論亦是

程子謂以官治之是兼謂舜與瞽瞍非專指瞽瞍也按舜之不告而娶可謂出於不得已矣下文所云捐階浚井之事其有無固不可知然即舜不告而娶一事亦可見瞽瞍果有殺舜之心

何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瞽瞍乃不與舜娶當時四岳舉舜舜年三十矣猶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父母之心何在謂非有殺舜之心不得矣○按黃氏申抄蘇子古史篇云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瞍尚欲殺舜古史非之本市書瞽瞍亦允若堯聞之然後舉而妻之於理為勝是以一洗百姓之疑然則萬章之問孟子之論似皆贅矣愚每疑舜當無不告而娶之事

鬱陶思君爾忸怩

鬱陶思君尔一句忸怩一句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雖如此云終不免於忸怩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此則不可信舜既為天子而封之有庳尚且使吏治其國豈以市井之托其臣庶乃轉以托其不肖弟耶而孟子乃不辯其非且從而筆之書明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若真有此事者竊疑此處亦欠精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說重在下句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亦可見

奚而不知也止　象喜亦喜

言舜雖知象之將殺已然見其來而喜則又有不自覺者○諒舜之心其實如此此亦非自外來也

本註既曰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又曰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此下句正要看得與上句相應方是言若果有此事舜亦終不以為恨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兄弟之情自有不

能已者矣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孟子雖以告萬章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萬章猶未達此二句是言其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者猶謂只是作意為之耳故云象欲殺舜之心舜雖已知之然舜之愛弟無已之心終猶有不自知者故又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王祥之於母伯奇申生之於父其誠心亦如此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是認而子產事在其中言子產令校人放魚校人復之云云此自理之所有者子產安得不信乘陽許氏謂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此句恐未盡觀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矣曰云云則不專指悠然而逝一句明矣

○本註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數句最緊要真不知其偽者愛弟之心勝而然也不然明洞秋毫豈容有不知哉

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信正所謂舜本不知其偽者也本註只謂故實喜之者惟實信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該得信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一心只要害舜也此見其為舜之深仇世之大惡而舜既為天子所宜以為誅首也而乃只放之何

與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止殛鯀于羽山

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所謂投諸四裔迸諸四夷者○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竄三苗殛此解曰誅也

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流放竄殛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然則曰殺曰誅孟子之雄才所畧邪○又按書云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西階七旬有苗來格有苗既來格矣舜何緣至殺降邪或曰苗民來格殺自是殺其君然書所謂有苗來格又不見得只是其民格而其君不格也按書為是○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畧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

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殺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格者其民之脇從者格也○鯀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殛誅也其致一也

楚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為然也以此證之則鯀之殛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

三解曰余謂堯典當以天道看舜典當以君道看如堯典不憔折因夷隩之民得以遂其生微而鳥獸亦得以全其正性不惟卑陶禹稷之徒得奮于列而四凶之醜亦得以托命於範圍之內渾然一天也云云

但鄙意看道即天道也如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探其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

以堯不誅而吾亦不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若外天道而求君道是特見秦漢而下所謂君道非君虞天命之天討之皆實理也伊川此意當看伊川謂天道即君道

四罪而天下咸服

罪活字猶云四誅也服書傳曰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

不仁也

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正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然事實亦只在上文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怨深於怒人之情有喜怒又有愛惡

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暴彼之民舜當時蓋只托欲常常而見故源源而來之意而行之終不顯其迹也後人看得分明既著之書則昭昭於萬世矣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此又是一轉語言舜之封象特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矣然舜之意猶有在也舜之於弟其親愛之無已欲常常而見乎象今既有吏代之治其國則象得以源源而來見於舜矣向使以國事煩象則

象不得以源源而來舜不得常常而見之矣故古云凡諸侯之來見必俟朝貢之期今舜之於象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者此之謂也此之謂正以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也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無已如此也○以政接于有庳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頻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見其源源而來也○合朱註及吳氏之說觀之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者不以公義廢私恩也使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者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不以公義廢私恩者仁之至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者義之盡也然不徒曰仁而曰仁之至不徒曰義而曰義之盡者以其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常也

咸丘蒙問曰章

自語云盛德之士至天下殆哉咸丘蒙所引語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二句又是齊東野人所舉者欲為下文責舜張本也此語本意云盛德之士其為臣也君亦不得以不善及之其為子也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下文所謂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者也○為吾父者吾不得以為吾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則是君而臣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則是父而子矣且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為此語者亦都是說舜不是但實無此事也

一說德盛矣雖君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子之言舜德盛美不得而以為臣瞽瞍不得而以為子此說謬也據下文其容有蹙及天下殆哉岌岌乎俱貫不去且兼與瞽瞍既北面而朝則是以父為子以君為臣又不但父不得而子之君不得而臣之矣

舜南面而立

按黃氏日抄讀曾南豐文云講官講議古禮於朝則王與群臣皆立無獨坐在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議當時請坐講者為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禮命其君邪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蓋燕子之之徒也既昏實友朝於子之事見經目蓋邪說異行二者相連有異行必有邪說以倡之○獨言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則為此語者意以父子天性尤所不能安也故畧堯

天下殆哉岌岌乎

本註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兼君臣父子蓋言人倫則父子君臣皆人倫也豈以其臣堯為可乎

首句語云與末句此語之語正同或云不必泥盛德之士三句是齊東野人所引者蓋只是謂此語者特提此以律舜事耳曰如此則下文孟子所引正是為父不得而子者亦何所據耶看來此三句還是古語但齊人錯認做別說耳至若二語字終同也○齊東野人之語也此一句只是斥其非君子之言耳不必

以為實然也

堯老而舜攝也

此一句最有力言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　位也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證之明其無是事也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止　二天子矣

言堯未死舜既為天子即是無堯為君了今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二天子此數句是據堯典事實言之而以孔子民無二王之語斷之直是辨析得倒然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證佐在而其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

戚丘蒙猶未喻故又有下文之疑

今按戚丘蒙章大註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例方知此無他居相似也一句亦是孟子之言作皆以註云孟子又引此事為證以為都是守者之言恐守者未能解得此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言莫非王臣便是了必先莫非王土者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也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率土之濱率循也循環也循土之濱是環海之內也土之濱便是海矣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止　為得之

本註文字也辭語也

自此章言之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辭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者志也詩人之志在此吾惟以意逆之斯得之矣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

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按此數句不但說詩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

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瞽瞍之理至末段引祇載見瞽瞍一條又特證成上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也○獨解父不得而子之說而不及君不得而臣者瞽瞍實不善堯不可以並論也可說瞽瞍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不可說堯不得以不善及其臣聖賢之言不拘于對股也或舉此以該彼或舉其一以該其餘又或隨其重處言之或隨其顯處言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止以天下養

據此則尊親養親只是一事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又分而為二何也蓋孝子之至在於尊親尊親之至在以天下養是孝字虛而尊字實也尊字虛而養字實也然有是君必有是養有其名必有其實故本註曰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矣尊親以名言養親以事言是疊而為一固可折而為二亦可也故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言舜既為天子則瞽瞍為天子之父矣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矣云云此是據理而斷其無臣父之事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此引下武之詩以咏嘆其尊親養親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便

可為天下則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此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言所以切于尊親養親之至也○尊親養親字面正與使父北面而朝者相反此孟子所以為善辨

書曰祗載見瞽瞍 止 瞽瞍亦允若

祗載句見瞽瞍夔夔齊栗句瞽瞍亦允若通連二句故註云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正在瞽瞍亦允若一句上此是字此也此為字是也○下章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亨也朱註云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去聲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答非所問意也萬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破頭一句實然之理正大之論億萬鈞之力也此章之大指

○嘗觀之子噲嘗受燕國於子之矣然非天之所與國終非其有也王莽嘗盜漢家之天下矣然非天之所與天下終非其有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也非天與之乎故此章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太誓一段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體之於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

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易繫詞傳問焉而以言蕪處事則以事言而蕪行亦有例矣亦字最好看天不言惟示以其意而已言則無所事乎示也正為不言故只示耳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則屬事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末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所以發明夫天與舜之意似亦足矣下文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尤見其出於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別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槩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通章所謂天者亦畧有不同而其歸則一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承上文云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此章天字凡十有六惟此一天字不該人故明云非人之所能為也其餘天字大抵皆是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

○此天字以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所以為天者即下章所謂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為民心之所歸戴而不忍釋者故曰天也又其下云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

按舜既受命於文祖且以此類于上帝矣是雖未即真而帝位所屬已定此亦磊磊落落青天白日事也而何以至此時乃避之南河之南耶殆不類聖人舉動豈孟子之過辨與或曰古人崇禮讓如三讓而進似亦頗繁聖人以天位之惟艱而誠心遜避有如此難以時人意度推測

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敢立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

朝覲者人臣見君通謂覲特見也春秋傳出入三覲周禮特見曰覲○訟獄訟乎獄也○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非至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間詠歌舜之德耳○長聲為歌短聲為謳

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皆是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此是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

奉誓曰天視自我民視條

再申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此之謂也謂奉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註天無形其視聽皆從于民之視聽夫天積氣也何形之有然則所謂其形穹然其色蒼然者亦臆說耳

○此章言天有主于民而言者天與之之類即天視自我民視之謂也亦有對民而言者如薦之于天暴之于民之類雖有二類然其大意亦主于天與之間或互言以相發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句似主氣數言亦見舜之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

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此兩章之辨大意皆同但上章天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于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及此章天字却全是天意之天何也為該舜禹益攝政之久近與其子之賢不肖言正與上章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同乃知其用意之密也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下文冊朱之不肖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正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此兩句與上章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皆是據理之極致言之要也○此章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于天至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若君之子也是言天與子之事其下條冊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

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于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蓋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對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即下文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也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對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此即下文所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只是禹益在相位之日相去久遠之不同今乃言舜者即上章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而帶言於此其事體一也故集註兼詳之舊說作世之相後也全不是此與世相後亦何干

丹朱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天意既趨於與賢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天意遂歸於與賢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天意既趨於與子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天意遂歸於與子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按書有云無若丹朱傲而無商均之名而孟子只云舜之子商軒亦只云舜之子恐商均出史記耶○舜禹益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意如其子之賢不肖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大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如此解者蓋為之者天也受之者人也故以理言謂之天以人言謂之命以為屬天以至屬人○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箇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為者皆是○以理言之謂之天如丹

朱之不肖至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一段此便是理也理便是天

○以主宰而言謂之天以當聽受而言謂之命

故仲尼不有天下

此條謂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者

孰非天乎故註云孟子因為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申

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此只云兩條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註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至周公則曰此復言周

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一用事字本文云云有實事也一用意

字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可見集註之精密處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註雖云未知孰是然必有趙說居程子

之先者蓋太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

丁立而死既有子亦不應別立外丙仲壬蓋是時既有世嫡之

義則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別立也趙氏本生於程子之前

然程子之說出於趙氏之後蓋又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之說

或未盡

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也非顯

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為

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

之內如何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此章天字大抵皆以

非人之所能為者言

周公之不有天下云云

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唐虞禪夏后啟周繼其義一也

一也謂均於聽天命也○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註雖有皆天命也之句然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上章與此章言天所以有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孟之所以不有天下難說以人心不歸孟故天不與孟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孟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私於其子也此其立言安得盡同惟上章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與此章同又見上章已兼此章之義矣

朱子小註云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之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之不獲已者若孟則求仁而得仁耳

○愚按謂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者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信乎其無取天下之心也又曰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者亦誠有理也不然何舜禹孟皆必引避於三年之後哉但謂舜禹孟迫於天命人心之不獲已孟則求仁而

得仁耳此却未然聖人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亦何嘗必避天下而恐為我累哉如此則夫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獲者已推而納之溝中者又獨何心哉蓋聖人之所以始避者正所謂朕德罔克民弗依恐不足以當天命而避之以聽天命之所屬耳及天下卒不吾釋則從容而就之亦其當然耳抑何不得已之有至以盡為求仁得仁尤未是何也伯夷以父命為尊伯夷不讓則無父而失仁矣叔齊以天倫為重叔齊不讓則無兄而失仁矣故其讓者所以求仁遂其讓者斯得仁矣若孟之避與舜禹之避初無二倘非在相位之日近而啓又賢則孟亦若舜禹之受矣又何不仁之有故其論雖高而以中庸律之似亦有疑也此蓋亦朱子初年所從者與

萬章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割烹熏宇割亨調也烹人之事

集註按史記云云而終之曰孟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正以戰國時人說為此等議論一誣聖賢以便一己之私耳而非實必為然者史遷之學雜而闇於道義故信之集註引之特以證時人之言非孟子以為不然而朱子又引史記以實其為然也

曰否不然也云云

否語辭不然則是明曰不是也否如書經都俞吁咈之類皆語辭也

祿之以天下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

繫馬千駟謂所繫之馬必用繫○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舉其

至大者言一介不取與舉其至小者言故註曰無大無細一於道義而不苟也愚謂惟一介不苟取與故能天下弗顧千駟弗視惟其一介不以取諸人故能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猶易至於一介不以與人則尤難矣然冉子為子華之母請粟可無與也夫子猶與之釜與之庾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此則孔子聖之時者也○愚嘗謂伊尹格天之功業全在非道義而一介不與取上盛哉

湯使人以幣聘之條

竊疑孟子序此兩段語意似欠平和員活夫伊尹既是樂堯舜之道非但成己而已也便要推以致君而澤民今却云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然則堯舜之道可用於畎畝之中邪又曰湯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云云然則前此伊尹果以隱為高而無意於斯世者邪然則又何以為聖之任也而下所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意見非其宿昔所抱負者耶詞氣間似亦未甚貼然

大抵囂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烱然于懷矣

天之生斯民也條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看來亦不必如此湊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在○道即堯舜之道而日間之所樂者堯舜之道既明德便欲新民已之所先覺者此道也所以覺民之未覺者亦此道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止未聞以割烹要湯也

此數段自相承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者正有見於天之生斯民也云云而將以斯道覺斯民耳即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設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以上皆是伊尹欲出而正天下處然後繳之曰吾未聞枉己以正人者況辱己以正天下乎見其無割烹要湯之理也然則尹果何以致湯之知也蓋以堯舜之道要湯耳即上文所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已推而納之溝中此其心即民胞物與之心也真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也當時堯舜往矣尹必欲天下被堯舜之澤者蓋堯舜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尹之自任欲俾厥后為堯舜則天下之人亦被其澤即是被堯舜之澤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意此即其所以正天下者也辱已安能正天下○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此正是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便是所謂正天下者也○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之於湯凡五就伐夏救民是以末一就言也故後篇楊氏曰云云若湯初來則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豈聖人之心哉而今註乃云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此說似中楊氏之弊其實朱子註也未可曉或大槩說而以其時論之當是第

五就時事

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皆是聖賢以身任綱常之責處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看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吾國者言莫依先儒并而為二說當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處或語或默之例

歸絜其身而已矣

歸要歸也君曰可以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遁耳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何有吝情以去留也此皆以聖人言聖人之行不同斷斷乎同一絜身之不汚也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和與清雖不同終是不汚故曰爾焉能免我哉

吾聞以堯舜之道 止 割烹也

詩大雅旱麓有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朱傳曰干祿豈弟言干祿之有道也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愚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不亦為干祿愷悌也乎

註云孟子引此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究其所以則從自任天下之重上來所以於上文有關屬蓋伊尹之樂賢如此勛業如此割烹要湯必無是事也輔氏一說甚好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又只

看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不足以破割烹之說而其所以伐夏救民處則足以見其無割烹自辱之事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讎由條

蓋孔子主於顏讎由彌子之諷子路欲其改主也

孔子進以禮止曰有命

得之而進也進必以禮吾盡其在我者也何也其得也有命存焉吾何急於進哉不得而退也退必以義亦在我者也何也不得有命存焉吾何難於退哉故徐氏曰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得之既有命自不必急於進也諺所謂命裏有終須有不得既有命自不可以不退也諺所謂命裏無到底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曰二說俱牽強蓋進以禮無進安用禮故朱註無明訓

遭宋桓司馬止主司城貞子

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此饒氏說也○新安倪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也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集註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主於司城貞子一句是史記文上帶孔子至陳一句不可謂是集註引起下文之句也但貞是宋大夫今乃云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實可疑耳蓋此說有二二說孔子去宋適陳臨去時主於司城貞子也一說史記誤以司城貞子為陳義亦未可知也

一說主於司城貞子帶下孟子言孔子云云讀此說恐非須考史記史記文只到主於司城貞子住○陳侯周必是可事之君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二句

近臣為主者遠臣主於人者也故一曰所為主一曰所主○此亦即上節而申明之如於衛主顏讎由不肯主彌子於宋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便見得君子小人各從其類矣

此一章孟子亦析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耶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耶孔子之當阨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人言其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也為之食牛為養牲者食牛也

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要秦穆公也一說不知是如何樣去要穆公按莊周謂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也

當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夫諫者是則不諫者非矣不諫者是則諫者非矣然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固難道諫者之非若道諫者是不諫者不是則孟子又已取百里奚矣且夫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奚也既失之於前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奚也又失之於後又烏在其為智且賢哉夫既知不可諫何不早去之秦必待晉人假道時然後委而去哉此則愚生之不可曉者深取百里奚正恐虧了宮之奇耳使諫不聽而去如當之奇凡兩諫不入然後以其族行豈不得於義哉○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

固未暇論其諫之是非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云云

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矣故曰重在首一段

孟子言百里奚至秦時年已七十非少年未更事者比乃不智而為此事乎以吾觀之其不諫虞公者知其不可諫也智也非

徒不諫又先去之是知虞之必亡也智也去而入秦又知繆公之可有為也亦智也其智如此則其知食牛干主之為汙而不為也必矣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至　而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孟子言奚之智有三段言奚之賢只一段三段之智以明首段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賢之一段則以明末段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此章之辯蓋奚之當時實已無可據姑得以所聞者而推論其理如此言奚之智有如此者必知自鬻之為非矣其賢又如此則必不肯為自鬻之事矣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

集註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此三句是莊子全文亦可知百里奚矣此一句是說莊子知奚

魯公秉心塞淵而牧牝三千文王視民如傷而麀鹿攸伏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理一也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伊尹相湯孔子之進退而終於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君民之抱負就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

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使舜沒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問其有無盍避啓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避而去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黃氏日抄之說

孟子之論未必皆如聖人之正當但其闢邪扶正之功甚大矣且如今日異端何足道哉孟子當時異端如老氏則亦知天知地也莊子則能欺弄造化者也如楊氏則灼然是能一介不以取與者也但欠仁一端耳如墨氏則灼然是見得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但欠義之一邊耳而孟子乃剖析疑似之際而深闢痛拒之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昭然如日月之行天而不容揜此其大有功於斯文也若其議論之間容有未極於精微者則又大聖與大賢之不能無辯也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声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声如奢麗侈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声至必反之豈必皆指淫樂此二句自其已身動為處言也自此以下二節密一節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此二句以已對人言

治則進亂則退○此二句以處時言重下句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此三句以所在言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此二句又言非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至於鄉人亦不忍居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思指伯夷自思也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上二句又揔證上文之實當紂之世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声君非其君民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大抵皆橫民之所止也紂帥天下以暴天下之能免於為鄉人者能幾那故獨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或以此文另作兩句說則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重復而文理俱不順矣

頑夫廉

註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如何見得是相反對蓋無知覺者貪昧嗜利也故與廉反

懦夫有立志○懦不立也

居北海之濱按史記伯夷傳註孤竹君是殷湯之所封相傳至伯夷叔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云夷齊謚也伯叔其長少之序愚謂此不可信周人冠乃有字死乃謚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述其言也治亦進亂亦進承其言而狀其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進而亂亦進者也但本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一句只

異有說亡運切四字

帶思天下之民以下與萬章上同然亦一理蓋就其將以斯道覺斯民之言而見其思天下之民云云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不晦其所長也必行其志故繼曰必以其道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姑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枉道

袒裼裸裎

依玉篇袒肉袒也繞衣也喪服所謂五世袒免袒註肉袒而著免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向後繞於髻○裼袒也脫衣見體也○裸正韻赤體也○裎袒也衣揚也禪衣也揚蓋與深青楊赤色之揚字同揚浮也

袒裼露臂○裸裎露身○按上篇爾為爾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於爾我方著落

東惠皆以聞其風言伊尹獨不然者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者也朱子亦有此說故下篇百世之師亦只及夷惠若夫子則太極元氣之運風又不足以盡之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孔子之去齊漬米已將炊亦不待其炊且去其所漬之水而取米以行何速如之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此蓋因子路趣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凡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蓋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為類註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一端無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何以言之只看五就桀孔子必不如此且看他說話也忒費力也或看意○朱子又曰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則孔子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樂之觀并無意者所以異於伊尹者何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條

金聲而玉振之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

簫韶九成書傳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簫韶李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舞樂之揔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以簫管釋之○此簫與吹簫不同○又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條理猶言脉絡在始終之中者也蓋樂音不止是金與玉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終始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本文主大成言也本文全主大成集註乃說一段者蓋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全且大成亦不過是集衆小成而已此解經之法也

○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

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只在其一清一和一任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任也其說集註已明備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此絕不同蓋前日未定之說也

○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

○集註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此如衆音之各自為始終者耳既云偏便只是一音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

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此有所出記聘義及註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已又曰其終詘然特為衆音之綱紀不必分大綱小紀當以首末論

鎛鍾大鍾也○俟其既闋絕也問也

宣其聲收其韻聲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故曰流風餘韻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按倪寬傳司馬相如有遺書請武帝封禪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惟聖王所由制定當非群臣之所能及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按寬此言只是避難獻媚之辭堯舜之智尚稽于衆而不自用今見于二典三謨者詳矣寬安得為此言乎其曰天子建中和之極云云寬意亦非專主樂也其詞出于古者則專主樂朱子所謂疑古樂經之言是也其當時引用之意其槩主薦享之儀言而

樂亦在其中矣若細求古語專主樂之意則所謂建中和之極者內必根于心氣之和而有以為五聲六律之主外必正其聲氣之元而有以致其盡善盡美之道此皆自天子之一身言之然後兼總樂中之衆條理而始之以金終之以玉也然倪寬雖知誦此言而其意則可識矣○故倪寬云亦此意也謂亦集大成之意○朱子小註曰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按韻府水母無蝦郭璞江賦水母有足無口眼大如覆帽腹下有物如絮常有數十蝦食其腹下涎或捕之則沉乃蝦有所見耳

智譬則巧也條

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于言外況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尔力也三子安得無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于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獨以行言見其智有未及也

比宮錡問曰章

集註當時諸侯兼弁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己之所為兼弁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己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弁必僭竊二者勢實相因輔氏謂兼弁則國日大僭竊則祿日侈國与祿似未切祿字恐誤

諸侯惡其害己也條

方遂志周禮考次目録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于諸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條

天子一位之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卽中員外皆五品但未免有正從且使子男序立必子序於男之上○君一位卿一位止凡六等註云六等施于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條

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同一位宜矣

公侯皆方百里

爵祿宜相應如子男同一位則皆五十里公侯異位而封地同獨何也愚按此不但與周禮王制不同據詩經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曰顓臾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又春秋傳管仲對屈原曰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亦非止百里矣○按王制班爵亦五等子男各一位而無天子一位似覺王制較長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畿程子曰附庸之君則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胡氏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其常也聖人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君邾子盍來朝盖名也

詩閟官曰土田附庸傳云附庸猶屬城也正韻庸城也位以爵定田以祿分此言似不可曉君曰爵以位定祿以田分似或可通乎○或問方伯在侯列乎在公列乎曰在公列入為三公出為方伯三公率諸侯於內方伯率諸侯於外者也況春秋齊侯晉侯常位在者公之上則方伯不應在侯列明矣

○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又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朝言兼王班祿既兼王朝班爵不容不兼王朝也

大國地方百里條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四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百畝食九人則二百畝食十八人二九一十八也四百畝食三十六人四九三十六也八百畝食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也卿田三千二百畝食二百八十八人卿祿四大夫大夫田八百畝四箇八百畝則為三千二百畝大夫食七十二人四箇七十則四七二百八十又要四箇二則為八是為食二百八十八人也○君田三千二百畝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者君十卿祿也亦以上文計之而已

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胥徒亦分為二

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按杜詩云詩聽小胥抄山谷詩云年豐村落罷追胥則胥史

也與徒不同宜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

徐氏曰次國君田三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

千四百畝可食三百十六人以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者與大國同小國亦同蓋君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

殺也可殺者損有餘之義也不可殺者護不足之義也故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必有九人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乎大夫上士

中士亦然君卿人數固可損也趙氏註亦如此云○可食九

人至五人此依末段大文云○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

言除起外八區○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

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井田九百畝通九千畝成九萬畝終九十

萬畝同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是謂提封萬井封者井之界

提者揔提封內之大數也

大國三卿五大夫上中下士各九人次國小國皆然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上中下農田皆百畝而有上中下士之差等者全在百畝之糞

上○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佃治田也○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糞多便是力勤也非糞多自糞多力勤自力勤觀下文云其次

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糞可見如此方與太文契合糞即是人力所為者

○朱子曰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缺之可也然則朱子之致疑此章云云者明矣然邦與周禮分土惟三大國次國小國也者脗合其實不可曉況王制乃漢文帝命諸儒剌六經而作者其言又太半用孟子文可盡據乎朱子雖嘗云畢竟周禮底是然又嘗疑是聖人方起章而未及行蔡九峯亦謂其首末未備乃周公未成之書而新安倪氏因謂冬官之缺蓋其所未嘗筆者故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然則有王者作亦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先王之意則已矣

○黃氏日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王制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萬章問曰敢問友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輔氏曰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為之挾也

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新安陳氏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特舉不挾貴一節揔是無所挾也

挾兄弟而友所謂席父兄之勢為美官者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

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本文意自明張子註不必拘也輔氏小註尤不可信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條

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入云則入註唐言入公乃入不直進入也猶不命之坐不敢坐之意其不挾為何如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條

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盖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責備非王公之尊賢者盖不如此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者耶

迭為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迭為賓主也

貳室副宮也非正宮也

亦享舜謂享於舜也故註云堯舍舜於副宮而就享其食若曰就享又食則亦堯為主矣盖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迭為賓主之義○一說都是堯為主舜為賓但於集註其食之義有碍

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末服及其天位治天職處○以天子友匹夫迭為賓主恐亦不是又對坐舜見帝亦

恐是以臣禮來見一說蓋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之貳室而就享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云云

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或就上面云五人之於虞子玄唐之於平公等為用下敬上牽強矣

○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多處如此

總註單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堯舜朋友人倫之至也可見總註多不拘正如大舜有大焉章同意

萬章問曰敢問交接何心也章

萬章問曰卻之為不恭何哉而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賜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果何以為不恭也曰恐其所取之非義則所以待其上之心薄矣恭安在乎故新安陳氏曰即此心非恭矣

○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卻之曰云云見得上文所謂卻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宛轉其詞而卻之也○觀孟子此章平之言見孟子所學之中正其曰頑學孔子良不誣也不受萬鍾夫豈苟哉○集註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大全註間去聲一本作問皆不可曉按集註無音似

順若作去聲讀則問字為惟問之意猶拒也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云云

大註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亦主交接時之節也故下文曰其交也以道其魄也以禮而大註亦曰斯孔子受之如受賜陽貨蒸豚之類是也○殺人而焚燒之既殺了則將其屍去擲而棄置之耳閔然須然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云云

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依趙氏則較在方獵之時依張氏則較在既獵之後趙氏較音角角逐也張氏較音教比較也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獵較猶俗之事孔子且為之況交以道接以禮而受之夫何不可之有哉

事道奚獵較也

言既以行道為事則其心當惟日汲汲皇皇以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於獵較非惟不暇亦不屑矣大註云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為無曰字而云○獵較本為祭祀故雖俗而不害義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與下文先簿正祭器者相叶古人之獵始於為田去害也終以為祭趙氏說正

○事道奚獵較也言獵較豈所以為道乎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云云言亦不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言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耳既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乃言獵較特一

事之從俗耳孔子他有所為以試其行道之端者固有在矣其所以望於曾者深矣若果果竟乖所望則亦斷然去之矣

兆足以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夫器有常數食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乂而自廢矣是特暫時之力以事此耳亦何妨於事道此見孔子雖同俗而同俗之中亦有其道若不先以簿正祭器而必以難繼之物實之則獵較之妨事甚矣尚得事道乎全在彼獵較者將乂而自廢矣一句有力此集註引徐氏之說又謂亦未知其是否也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用獵較所得者○獵較而不先簿正祭器亦安得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邪且獵較亦制於地之有限何有四方之食耶曰一國有一國之四方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泥也○孔子之同俗者不得已同俗也非其本心也故萬章曰奚為不去而必為此不得已之事乎

為之兆也此句泛說不可復承上文獵較言故註云孔子所以不去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夫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其事自亦多端矣豈可復滯於先簿正祭器一事耶

為之兆也亦期於行耳苟不行則去矣故曰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要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即是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的官豈可苟哉

○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貧者第二節為貧者當知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第四節即孔子事以為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言高而居高者必期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云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大全云柝夜行所擊木也新刊集註云柝夜行所擊木亦為有理夜行所謂守關者行夜也如智伯行水令不師校尉行事之行與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言牛羊肥壯而長耳益也長蓋謂生息滋繁也不然茁壯二字已盡況為乘田者必計其所字育無獨取肥壯之理如今之馬課及犧牲所養牛羊決無不課其所生長者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止　不行恥也

此為貧者之所必辭尊富而安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上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使看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言其

特以耻於竊祿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就卑也豈竊祿而已乎故此一章要見得稱職字意出

大註兩箇以字指辭尊居卑者言其有見於此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故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雖無行道之責亦非竊祿之官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士而託於諸侯則為無常職而賜於上矣

此章第二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也○第三節言不可受賜以祿賜有常數也○第四節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第五節言餽之繼不以君將之乃可也○第六節言免之於辭乃人君養士者之標的也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

無常職而賜於上則為士而託於諸侯矣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鼎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

蓋自是臺無餽也

雖知亟拜之勞而不復然不知繼粟繼肉而遂絕不餽均之為失養賢之道矣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悅賢字虛悅賢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今繆公之於子思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安在其為悅賢乎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做常祿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條

按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驕貴事舜親戚九男皆益篤○牛羊倉廩備具備見其養賢之盛也

朱子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

○堯之於舜云云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必非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皆綽乎其有餘裕矣況其後又舉而加之高位則不徒能養而又能舉信乎其為王公之尊賢矣

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

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旅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云云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

意也無他意也蓋此一義孟子一生所固執而當時上下所共疑者故孟子因萬章之問而反復詳言之○爲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爲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荅其詞抗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引子思之言直是峻厲槩是就自己地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不必皆泥此先之於舜也亦止是友豈必拘於師之哉他日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者亦此意

而況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傳

不至將殺之言虞人已拚一死也故繼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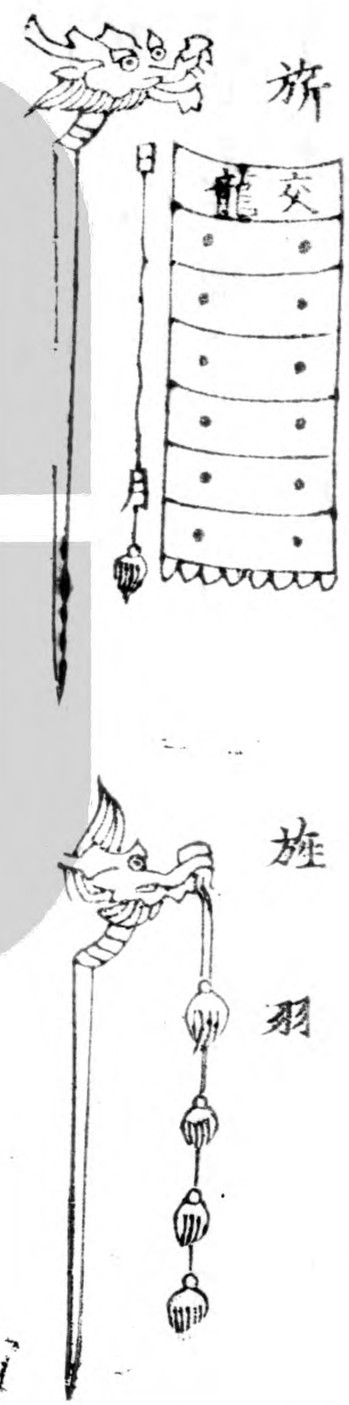
敢問招虞人何以止大夫以旌

大註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傳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依此則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云士以旂不同耳○通帛曰旃出周禮司常○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尚赤從周正色而無飾○蓋帛色純赤通帛言無他飾也如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旗干之首曰旌皆用帛而加飾

也

按正韻旃旗曲柄柄上曲也一作旜旂旌見詩經圖○旗干之干與竿同見正韻

○旂旌二圖式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即謂孟子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亦不敢往矣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則不可往者也

○自繆公亟見於子思至而況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齊景公田至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

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

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一欲字宜看分明

夫義路也禮門也

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

詩云周道如底云云

註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正韻曰石細如礪又以砥磨物也砥柱山名

○周道如砥按大東詩小註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傳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章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又詩傳云君子在位履行也小人下民也依此傳則君子小人以位言而周道之為道路音義亦明矣

小人所視

按此註云視視以為法也若以周道為道路而履之安足為人觀法毋乃假周道為大路麀鳴所謂視我周行者同與抑如詩小註輔氏合意之說耶上說俱未決斷夫義路也故雖以周為道路而道義之道亦在其中

○詩云周道如底突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義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疑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蓋一鄉中士之善者或善於才或善於行或有孝之善或有弟之善或長於政事或長於文學此諸人各有所長謂之善士可

也謂之一鄉之善士未可也吾惟有其人之才又有其人之行如孝如弟如政事如文學之類吾皆能兼而有之則聲應氣求彼此相益必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不然無地以納之也

泰山不讓尺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愚謂必能盡友一鄉之善士而取其善然後得善蓋一鄉而為一鄉之善士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兼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

○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誦而味之古之人言載於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詢其言也如此則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蓋上文言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尚只是一世之士○詩指賦咏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是書故皆以為言也○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似

是尚友也

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士至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故大註曰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但上文是已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此是言既不止友一世之善士則亦不止為一世之善士矣却不必為善蓋古人恐古人未易盖也如堯舜文武

雖孟子亦須祖述憲章之

一說既善蓋一鄉矣又兼友一鄉之善士者何故蓋將相與功磋琢磨求以益進其善也既進為一國之善士又兼友一國之善士進為天下之善士又兼友天下之善士而猶以為未也又進而友古之人焉不止為一世之善士矣進善容有極乎此正如登九層之臺者一級復一級不至其巔不止也

一鄉之善士一條不必作循序漸進說下文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似是進意蓋自友天下之善士而進之也是以其所造之極而更推一步說非必云此人自其友一鄉之士而進至此也○今按朱子所解之意是无言必一鄉之善士乃能盡友夫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然則其能進友古之善士而不止友一世之善士者亦當是不世之善士矣倘非不世之善士安能不止於一世之善士哉如此則文意方相照應不然上段是善已蓋一鄉然後盡友一鄉之士下段是已能盡友古人然後得為不世之善士語意不相符合姑記所疑以質高明

○按朱子所解則孟子此章之言槩似主成德者言如舜蓋一世矣而猶好問好察楊善用中是善蓋一世矣而又盡友一世之士也一說不依朱子所解蓋一鄉之善士則能盡友一鄉之士也不然何以為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能進友古之人則所友者非止一世之士而吾亦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友之道至是則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此孟子所自待者也依今所解則上條槩是友不如已者且與下條有碍然則亦必

先爲不世之善士然後能尚友古之人乎○雙峯之說雖有可聽然前段所云似欠主張其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是主一鄉之善士條言也其曰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是主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條言也不知上條作已進善了然後取善下條既作取善了然後進善是果何說饒氏獨能無所疑乎

齊宣王問卿章

齊宣王問卿孟子當時爲卿於齊齊王此問蓋亦有爲而發其後孟子言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位亦實理也而亦於王有規焉

此一章大旨明白然反覆二字最當玩味可見古人之至誠懇惻之意蓋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而遂去者異趣矣○異姓之卿君可去也貴戚之卿君猶可去也宗廟不可去也微子之去又所以存宗廟也

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而朱子曰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不聽乃可易位所以補孟子之意按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始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制也於是諫紂夫爲王者微事豈便足以亡國耶箕子以紂親戚亦不肯放過而必諫則朱子之說信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若必待大過而後諫恐無及也文言曰由辨之不早辨是謂此也

三人貴戚不能行之於紂○孟三仁固非阿衡之比且紂才智

過人威權自覽此三仁之所以難為權也然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聖人無死地邵康節之言精矣微子之去抑亦有所嫌耶

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光雖異姓然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授之直使輔少主行周公之事則其權已在貴戚之卿之右矣況當時貴戚諸侯王皆不得預朝權光安得獨以異姓之卿自諉乎故凡天下事變不可豫為之預定要當隨時制宜如光之所為是也古云機不可預變不可失

西山眞氏一註乾宜讀之○春秋公弟叔侔卒穀梁曰叔侔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宜祇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之而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吉公之食春秋貴之○上云君惡雖未如紂然非可食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侔可以為法○又曰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惡於張林而不自免也○按綱目趙王倫之變既廢賈后矣執張華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草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式乾之議○按綱目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適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通使盡飲之使黃門侍郎

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直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遂依而書之字半不成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云云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校檢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三